

# 近三百年来承德地区的经济开发 过程及其区域特征

韩茂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承德地区近三百年开发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关内移民大量出关与塞外政治中心——避暑山庄的出现, 对这一地区的近代经济开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以避暑山庄的兴衰为线索, 论述了在前两个开发阶段中这一地区的区域特征与经济开发过程, 并指出山庄的衰落不仅影响了承德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地理面貌。

**关键词** 承德地区 近三百年 经济开发过程及其区域特征

**分 类** (中图法) K901.9 (科图法) 57.161

本文研究范围包括现承德地区所辖宽城、兴隆、平泉、滦平、丰宁、隆化、围场七县, 及省辖承德市与其下辖承德县, 共一市八县。为了论述方便, 本文将这一研究范围统称为承德地区。

承德地区位于河北省东北部, 东与辽宁省交界, 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 西、南两侧分别与张家口地区、北京市、唐山市、天津市, 以及秦皇岛市相邻, 地区辖域虽仅三万五千多 $\text{km}^2$ , 但地处北方农耕区与草原畜牧业过渡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与联结华北、东北、内蒙三大区域的经济区位, 不仅使这里具有典型农牧交错地带的自然环境特征与社会人文形态, 而且 also 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因此从清朝初年, 朝廷就意识到控制这里在政治与军事上的重大作用, 于是以避暑山庄为代表的塞外政治中心出现了。由于避暑山庄的营建与木兰秋 的举行, 清政府在政治上达到联蒙、保北的目的, 同时也使这一地区的近代开发, 从最初就处于民间自发的土地拓垦与朝廷的政治渗透相互交融的状态, 并随着避暑山庄的兴衰而表现出不同的区域经济特征与经济地理面貌。承德地区的近代经济开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 1 清初至清中后期

承德地区本为蒙古旗地, 即如清人所载“古北口以外, 皆为蒙古牧马地”<sup>(1)</sup>。而“蒙古旧

俗择水草地游牧,以孽牧畜,非若内地民人,依赖种地”<sup>[2]</sup>。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及数量有限的人口,使这里直到清初仍基本保持着天然植被景观,农耕生产仅呈点状分布在水土膏腴的河谷平原。清初关内贫民在连年灾荒与人稠地狭的双重压力下,纷纷涌出关外,寻觅生路,承德地区即为关内移民的主要拓垦地之一。康熙年间仅“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已“多至十余万”<sup>[3]</sup>,乾隆初年北方各省连年遭灾,则成为关内流民又一次大规模出关的诱因。乾隆八年(1743年)“天津、河间等处较早”,“两府所属失业流民,闻知口外雨水调匀,均各前往就食,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者颇多”<sup>[4]</sup>。乾隆九年(1744年)灾情不减,“山东、河南、天津等处被灾穷民”,又纷纷“前往口外八沟(即今平泉县)等处耕种就食”<sup>[5]</sup>。这些出关流民的农业垦殖活动,逐步扭转了这里农牧业经济的结构比例,同时也成为推动整个地区步入近代开发的主力。

承德地区在地质构造上处于内蒙古高原与燕山地槽的过渡地带,境内大多为山区、半山区,位于本地区西北部的坝上高原与分布在兴隆、宽城、丰宁、围场一带的高山区,共占全区总面积的50%左右,由于这里地势较高,气温较低,加之交通不便,历史上基本保持着以林牧业为主的开发利用特点,农业扰动相对较弱,与位于地区中部的低山丘陵区,在自然地理面貌及开发进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分布在承德地区内的低山丘陵主要包括围场、丰宁两县的坝下地区,隆化、平泉大部及以承德市为中心,东起平泉,西到滦平的狭长地带,这里山岭低缓,河谷宽阔,是本地区经营农业开发的主要地带,特别是滦河水系所形成的河谷平原既是区内最适宜发展农耕生产的地带,也是人们往来通行的主要道路。清初在流民移入承德地区的初始阶段,人口的职业构成比较单一,大多为农业人口。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人们主要聚集在自然条件便利的河川谷地与交通道路沿线。“古北口至围场一带,从前原无民地,因其处土脉肥腴,水泉疏衍,内地之民愿往垦种”<sup>[6]</sup>,”喀喇河屯厅所辖之白马关、潮河川,热河厅所辖之张三营、白马川,四旗所辖之波罗河屯各汛内,凡有平坦可耕之区,悉系旗地……自雍正十年奉旨听民认垦输粮,从此民人安立家室,悉成土著”<sup>[7]</sup>。这些出关的流民随着他们进入这一地区时代的早晚不同,依自然条件的优劣逐级选择了他们的定居点,平泉、丰宁、滦平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较大的聚落中心。继雍正元年(1723年)设置热河厅之后,清政府分别于雍正七年(1729年)、乾隆元年(1736年)以及乾隆七年(1742年)在这里设置了八沟厅、四旗厅和喀喇河屯厅。官方政权机构的出现,说明在此之前,这里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定居人口。然而这一在自然状态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和城镇、聚落的分布形态,随着承德避暑山庄的营建而逐渐向新的方向转变(见图1-a)。

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前后经历约九十年的时间,山庄的营建和皇帝每年大规模的围猎活动,首先吸引了大量人口到热河山庄附近定居。1707年正值避暑山庄营建之中,康熙皇帝由古北口出关到热河上营、喀喇河屯一线巡行,“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之多”<sup>[8]</sup>。与周围地区人口增加速度相吻合,承德城内人口增加幅度更为显著。乾隆五十五年(1791年)朝鲜使者柳得恭在文中生动地记述了康熙、乾隆两朝承德人口的变化情况。他说:“(承德)康熙时万家,今不只数倍,不待远方之兵,而六七万甲卒可以立办”<sup>[9]</sup>。”数年之内人口翻了几番。清前期承德附近人口高速增加与地区内其他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乾隆、道光两朝的人口统计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特征,《热河志》与

《承德府志》分别记载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与道光七年（1827 年）的户口变化，在近五十年中，承德人口增长了 82%，滦平增长了 32%，丰宁增长了 6%以上，而平泉则减少了 30%，依距承德的远近，人口增长状况呈递减状态，清楚地显示出这一时期承德地区人口流动的趋向性。

表 1 清前期热河各户口数<sup>\*</sup>

Tab. 1 Population of some counties of Rehe province in early Qing Dynasty

地名/户口	乾隆四十三年户额	乾隆四十三年人口	道光七年户额	道光七年人口
承德	8 979	44 895	16 339	81 695
滦平	5 230	26 150	34 570	34 570
丰宁	20 871	104 355	22 198	110 990
平泉	29 315	146 575	20 449	102 215

<sup>\*</sup> 本表所用人口数依每户五口计算而得。

由于避暑山庄的兴建，承德附近人口的职业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在出关的总人口中，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不断增长。这些非农业人口多数是参与兴建山庄的工匠、佣工、役夫、技师以及山庄落成后经营商业贸易、旅馆、酒肆、食店等行业的人员。同时伴随着皇帝每年在这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承德的塞外政治中心功能日益明显。不但每年皇帝驻蹕山庄时期，有许多王公侍从作为暂时性人口留居此地，而且许多王公贵胄还在山庄周围购置了长久性住宅。如现今承德市仍以王府相称的地名齐王府、郑王府、佟王府等，就是当年山庄周围大量王府中的一部分。这些非农业人口的出现，既强化了承德的商业活动，也扩大了城市规模。至乾隆四十年（1775 年）前后，这里已经变成了“宫阙壮丽、左右市廛连亘十里”的“塞北一大都会”。<sup>〔10〕</sup>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朝廷将热河厅升置为热河府，并将原来与热河厅并列的八沟厅、四旗厅、喀喇河屯厅分别改为平泉州、丰宁县、滦平县，同隶于热河府之下，地方政权机构这一隶属关系的改变说明了承德城市地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

与此相应，这一时期整个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城镇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而影响最大的则是从古北口至避暑山庄、围场一线。从清开国之初至同光年间，百余年内承德一直是塞外政治中心，据《承德府志》记载，从顺治至道光皇帝，前后曾一百多次出关巡行，其中经行独石口一次，张家口三次，喜峰口九次，而其余的巡行路径均由古北口出入，约占全部出入关隘次数的 94%。古北口至热河山庄、围场一线成为皇帝出巡的主要路径，有“御道”之称。为了解决皇帝及伴驾亲贵沿途的食宿问题，从康熙年间开始营建沿线行宫，前后经历九十余年，共兴建了喀喇河屯、两间房、张三营、波罗河屯、热河、王家营、巴克什营、中关、黄土坎、常山峪、什巴尔台、钓鱼台、阿穆呼朗图、济尔哈朗图以及桦榆树十四座行宫。“御道”与沿途行宫共同构成了引力轴，整个地区的城镇与新垦土地都以此为轴，呈内聚型集中（见图 1-b）。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直隶省南部普遍遭受旱灾，大量贫民涌入热河寻觅生路，这些出关的贫民大多聚集在张三营、波罗河屯一带。突然增加的人口给当地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为了解决困境，当局不断劝诱这些贫民“分往各蒙古地方谋食”，这样的号令虽然对疏散张三营等地的流民起了一定作用，但由古北口出关，继续聚集在御道沿线的贫民并未减少，于

是官府不得不告谕流民，“或出山海关赴盛京一带，或出张家口、喜峰口赴巴沟、三座塔暨蒙古地方，不必专由古北口出口”<sup>〔1〕</sup>。随着人口的增多，鞍匠营、常山峪、王家营、滦平、中关、张三营、唐三营等城镇相继兴起，在近一个世纪内，保持着繁荣兴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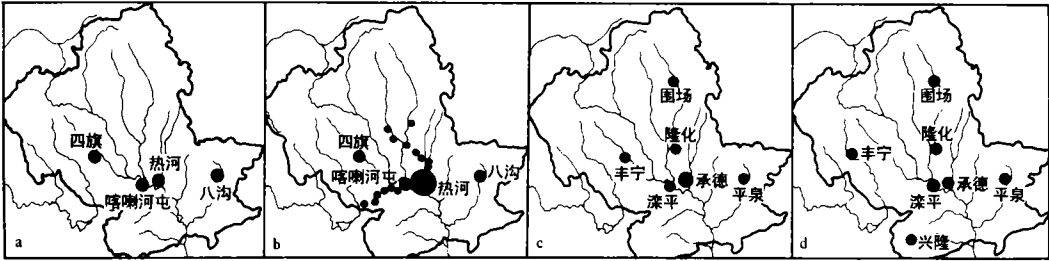


图 1 近三百年承德地区城镇分布变化图  
Fig.1 The change of distrubution of cities  
and towns in Chengde area during the last 300 years

2 清中后期至伪满时期

清后期国力逐渐衰弱，朝廷为内外危机所困，国初盛时所行木兰秋狝早已取缔，承德避暑山庄也逐渐衰落。咸丰皇帝为躲避八国联军，是最后一位驻蹕山庄的清朝帝王。自从咸丰帝病故于山庄，再没有任何一位帝王来过这里。1862 年随着咸丰的梓宫与伴驾皇室大臣回京，慈禧太后立即下旨，令“所有热河一切未竟工程著即停止”<sup>〔12〕</sup>，从此结束了山庄塞外政治中心的地位，宣告了山庄的衰落。避暑山庄的衰落大大减弱了承德的经济凝聚力，进而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区域地理面貌。

2.1 自清初开始，关内人口不断涌入承德地区，致使大部分土地被辟为农田，木兰围场本为皇家猎场，天然植被保持尚好。由于避暑山庄的衰落，同治元年（1862 年）朝臣蒋琦龄进《中兴十二策》力主废“秋狝”之虚名，让旗民开垦关东口外之闲田。不久热河都统瑞麟又进一步提出开垦围场，以济兵食的主张<sup>〔13〕</sup>，由此开始了放垦的先声。同光年间朝廷陆续下旨，正式开禁放垦，从此围场一带也进入了全面开垦阶段。围场放垦所形成的这片新的农业发展空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移民。“近而关内，远而山东之民，裸负子来，荷插云屯”<sup>〔14〕</sup>。依《围场县地名资料》调查统计，全县 347 个自然村中，同光以前已形成村落的仅占 13%，开禁放垦以后，即同光年间及同光以后形成的村落则占 87%。前来垦荒的 59%是来自承德地区以外的农民，如山东、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北京、天津、河南以至山西等地，另外的 41%则来自本地区内部各县。而这 41%的本地移民中，又有 63%是由承德附近迁移而去的。对迁入围场移民原籍所做的这一统计，既显示了承德地区开发程度相对于关内各地所形成的差异，同时也显示了地区内部土地利用状况的不平衡。经过数十年的开垦，至民国初年围场一带虽

然已由原来的莽林茂草,变成了人情欣欣然的农耕世界,但这里的农业垦殖程度与其它开发历史较早的县份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从表 2 所载承德地区各类土地、人口数值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民国五年承德地区六县,已耕地面积在可耕地中所占比例,除围场县为 50.8%外,余者均为 80%以上(见图 2),而各县中围场县开发最晚,人口密度最低,平均人口密度为 16.3 人/km<sup>2</sup>,。有大约十万六千顷可耕地闲置,这就决定了围场地区成为这一时期出关流民与区内缺地农民的主要去向,从而在移民流向与重点农业开发区上,与清前期形成完全不同的特点(见图 3)。

表 2 民国五年承德地区耕地、人口基本情况表<sup>〔15〕</sup>

Tab. 2 Basic population & agricultural fields data of Chengde area in Min Guo 5th

类别/地名	承德	滦平	丰宁	隆化	平泉	围场
人 口						
已耕地面积(顷)	230 000	140 000	185 000	130 000	522 000	140 000
总面积/已耕地%	10 660	6 110	8 750	6 170	26 320	19 230
已耕地/可耕地%	16.8	8.8	8.6	6.4	13.7	11.3
未垦地(顷)	89.65	84.98	88.56	82.71	92.35	50.80
预计每年平均增	1 230	1 080	1 130	1 290	2 180	106 100
长土地(顷)	110	50	80	60	70	690
人口密度(人/km <sup>2</sup> )	54.0	29.9	27.1	20.2	40.7	16.3

2.2 由于避暑山庄的衰落,承德的城市规模与其他城镇的差距不断缩小。据民国十九年的调查,承德县城为 3 955 户,平泉县城为 3 014 户<sup>〔16〕</sup>,差额极小。人口之外,商业活动既是活跃城镇经济的主要因素,也是衡量城镇规模的重要标志,从民国十九年的调查来看,在承德、滦平、围场、平泉四县的资料中,承德的商业人口在全县总人口中占 4%,滦平占 1%,围场占 7%,平泉占 13.9%,承德仅强于滦平,而远低于围场、平泉两县<sup>〔17〕</sup>。与商业人口比例一致,承德的年贸易总额也同样没有显示出优势,当时丰宁每年贸易额为 150 万元,围场、承德均为 200 万元,平泉则达 300 万元,在四县中居首位<sup>〔18〕</sup>。由于承德与地区内其他县的差距越来越小,民国初年及伪满时期曾一度将这里降置为县。虽然 1914 年设置的热河特别行政区与 1928 年改置的热河行省,都曾将官衙或省会设在承德,但这一切对承德的城市规模与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振兴作用。

在承德城市规模缩小的同时,市镇布局也由原来内聚型的分布形式逐渐向四周分散。随着围场的开垦,人们聚集之处成村成邑,光绪二年(1876 年)朝廷先在这里设置了围场厅,后改为县。此后又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析丰宁县,增置隆化县。承德地区的南部山区开发较晚,至民国十九年才在这里设置了兴隆县。此外又于 1941 年将丰宁县治由凤山迁至大阁。这些新的县级政权机构的设置及治所的变迁,打破了这一地区主要市镇原来的布局形式,将经济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见图 1-c、1-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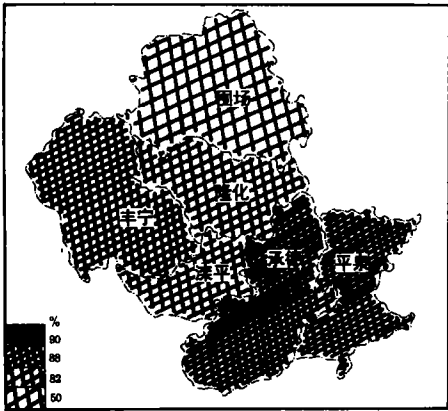


图 2 已耕地占可耕地比例图  
Fig. 2 The percent of cultivated  
land of cultivatable 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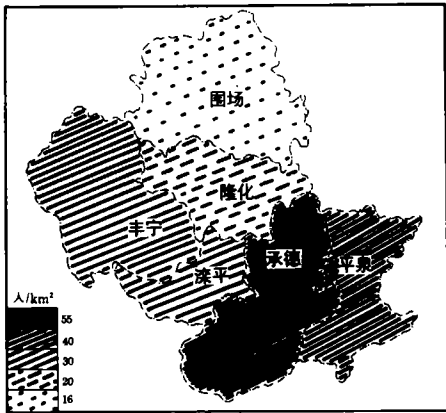


图 3 人口密度图  
Fig. 3 The map of population desity

与避暑山庄衰落的同时，御道两侧的行宫相继被废弃，而当年由于行宫的存在而繁荣一时的村镇，也大多失去往日的光彩，代之而起的则是围绕各主要县级市镇周围及主要交通路口而形成的新市镇。如控扼热河至多伦大道要害之外的森吉图、郭家屯，在清后期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这里不但是西行大道的重要枢纽，同时又素以木材集散地而闻名四方，为此吸引了丰宁、多伦等地的商人云集于此<sup>[19]</sup>。此外承德与平泉之间的下板城、郭杖子、头沟、六沟四大集镇，对沟通地区东部的贸易往来，发展地方经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sup>[20]</sup>。民国初年承德地区内的主要村镇已发展到近四十个。如承德辖属的上板城、下板城、头沟、六沟、三沟、郭杖子、高司台、两间房，滦平辖属的鞍匠营、虎什哈、汤河口、太平庄、三道梁子、张百湾，丰宁辖属的博罗诺、大阁、海留图、森吉图、上黄旗、窄岭，隆化辖属的张三营、唐三营、郭家屯、一百家子，围场辖属的朝阳湾子、碓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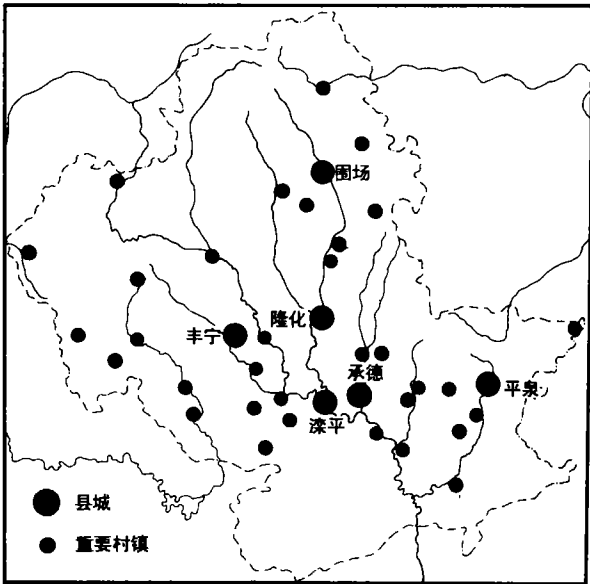


图 4 民国前期承德地区主要村镇图  
Fig. 4 The main villages and towns in Chengde  
area during the earlier stage of Min Guo

山、樱桃沟门、博里沟、蓝旗卡伦、新拨、头道川、二道川,平泉辖属的西桥、小寺沟、王爷府、公爷府、上下瓦房、八里罕甸子、七沟、宽城、榆树林子,这些散布在地区各处的村镇与各县级市镇结合起来,构成了完整的市镇网络,形成了不同于清前期的市镇布局形态(见图4)<sup>[21]</sup>。

**2.3 避暑山庄的衰落使承德失去了原有的政治与经济势能**,整个地区的非农业活动极为落后。据1932年调查,当时承德城内仅有制钉、榨油、酿酒、制鞋、熟皮、制蜡、木器等小手工工场二十余个,从业人数三百余人,即使将全县范围内各类矿工加在一起,也不过三千余人,仅占全县总人口的1.7%<sup>[22]</sup>,具有典型的前工业社会结构。同时商业活动强度也大为减弱,从清前期“南北杂货无不有”的状态<sup>[23]</sup>,退变为物资交换内容仅限于土产及日常最低消费品。据1934年的调查资料所载,承德的主要出口物品是粟、高粱、豆类、玉米之类的农产品,而进口物资除大米之外,还有少量的糖、茶叶、药、布匹、绸缎、纸张、石油等日用品。随着商业活动的减弱,经济影响半径也不断缩小,输入输出产品多限于地区内部以及与京、津、冀之间的少量交换<sup>[24]</sup>,与清前期“四方贡献辐辏并集,车马骆驼尽夜不绝”的繁荣景况<sup>[25]</sup>,形成鲜明的反差。清前期承德作为中心城市而控制整个地区,乃至号令四方的现象完全消失,经济地位与其他城镇的差距逐渐缩小。

承德地区的近代开发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纵观本文所论及的近三百年开发期内这一地区的开发进程,显然避暑山庄的政治影响与经济辐射,对地区经济地理面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山庄的兴衰,对这一地区人口流向、重点开发区的转移以及市镇布局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成了这里前后两个开发阶段的重要转折点。随着山庄政治势能减弱,在最后一开发时期中,原来由于政治原因而造成的中轴型重点开发区,转向散点式的全面开发,区域经济发展逐渐与北方农牧交错带其它地区的开发同步。

## 参 考 文 献

- 1 [清]汪灏.《随銮纪恩》,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 2 《清高宗实录》卷三四八,乾隆十四年九月丁未。
- 3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〇,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
- 4 《清高祖实录》卷一五九,乾隆八年六月丁丑。
- 5 《清高宗实录》卷二〇八,乾隆九年一月癸巳。
- 6 《清高宗实录》卷一五五,乾隆六年十一月辛卯。
- 7 《清高宗实录》卷二一〇,乾隆九年二月壬子。
- 8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〇,康熙四十六年七月。
- 9 (朝鲜)柳得恭.《溱阳集》卷一《热河》,载《辽海丛书》。
- 10 (朝鲜)朴趾源.《燕岩集》卷五《漠北行程录》。
- 11 《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八《户部·户口》。
- 12 《清穆宗实录》卷七,咸丰十一年十月。
- 13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三。
- 14 光绪《围场厅志》卷六。
- 15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人口耕地及农产物ヨリ見タル满蒙大势》。P150—200,大连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1919。

- 16 (日)北条太洋《热河》。P200—250, 东京新光社, 1933.
- 17 (日)北条太洋《热河》。P270—290, 东京新光社, 1933.
- 18 洪涛.《热河概况》。P70—120, 内外通讯社, 1934.
- 19 (俄)阿. 马. 波菲德.《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 P230—233,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 20 河北省承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承德文史》第四集. P54—64.
- 21 民国六年《热河地方志》.
- 22 伪满洲国民政部.《热河省旗县事情》。P1—71, 大同印书馆, 1935.
- 23 吴锡麟.《热河小纪》载《小方壶斋輿地丛钞》.
- 24 伪满洲国民政部.《热河省旗县事情》。P1—71, 大同印书馆, 1935.
- 25 (朝鲜)朴趾源.《燕岩集》卷五《漠北行程录》.

##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ING AND REGIONAL FEATURES OF CHENGDE AREA DURING THE LATE 300 YEARS

Han Maoli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 Abstract

The developing of Chengde Area in modern ages arised under special historic back-grounds. The economic developing of this area was greatly prompted by large amounts of mi-grations out of the passes and the emerging of the Summer Mountain Mansion, which was the political center outside the Great Wall. The regional features and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ing in Chengde Area are studied in the two consequent stages with the clue of the rising and decli ning of Summer Mountain Mansion. It is also elucidated that the declining of the Mansion had affected not onl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engde City itself, but also the economic geographic appearance of the whole region.

**Key words** Chengde Area,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ing and regional features, Period of the late 300 years